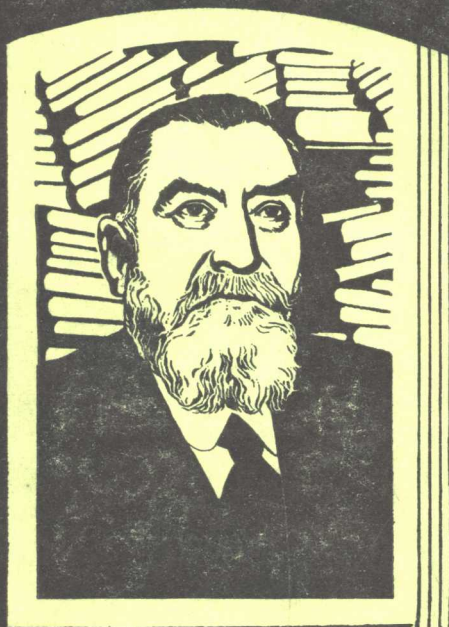


沙尔·拉波波尔 著

饶勒斯传



Poser avec la Courtoisie
et le Castiglioni comme
l'honneur s'en vaillant
Sujet: — Je
me l'ai
écrit en

Seuille a
Machement en
ant-raisons élevés suile

313
031
702

〔法〕沙尔·拉波波尔著

陈祚敏 王 鹏 译

饶 勒 斯 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114356/1

Charles Rappoport

JEAN JAURÈS

Librairi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PARIS 1925

根据法国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巴黎1925年版翻译

饶 勒 斯 传

〔法〕沙尔·拉波波尔著

陈祚敏 王 鹏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印张 336,000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书号11002·586 定价1.45元

目 录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1
作者的话	2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亲笔信	4
第三版序言	6
 第一部 饶勒斯的为人	8
第一章 饶勒斯的一生	8
第二章 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26
第三章 德雷福斯事件	44
第四章 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63
第五章 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80
第六章 饶勒斯之死	103
 第二部 思想家	116
第一章 饶勒斯的哲学	116
第二章 饶勒斯和教育	131
第三章 历史学家饶勒斯	164
 第三部 社会主义者	223
第一章 行动的统一	223
第二章 饶勒斯的总政策	253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282

第四章	组织全民武装	306
第五章	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366
第六章	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387
第七章	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409
结束语		441
译后记		445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读完你的关于饶勒斯的大作。全书从头至尾我都很欣赏、赞成。只有你能够这样全面地介绍这位广博的天才。还在你刚为这本书拟就腹稿的时候，我就答应过给你写一篇序言。现在，这本书情文并茂，完全超出了我的料想，我岂有食言之理！因此我将根据你的想法，给你写一篇序言，表示我对当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敬意。不过，当此战争期间，这篇东西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一俟和谈开始，我将尽力写一篇与阁下的大作相称的文章交给你。战后，你努力使之再现的饶勒斯的智慧和业绩将给我们以指导和启示。

亲切地握你的手

阿纳托尔·法朗士

1915年4月18日

作 者 的 话

我想简单写几个字，请读者原谅我的自不量力。

我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想把饶勒斯的思想及其时代背景记录下来。确实，我这本书本来可以叫做：饶勒斯自述。最能使人了解饶勒斯，喜爱饶勒斯的，还是饶勒斯本人。

此外，在叙述他的主要经历和业绩的时候，我曾努力找出其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终于发现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同他的不为世人所知、因而特别被人忽略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拙作倘若果能“再现”饶勒斯的业绩，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也就为服丧中的法国和人类作了一件好事。

同时我也尽了一点义务。

因为，饶勒斯这位心地善良、捍卫真理的伟大天才过早地离开人间，给法国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具有他的这种品格——，为了至少部分地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必须对他的业绩加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他的光荣牺牲，他的业绩将会永远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芒。我们社会党人就是主张用这种办法来为这位伟大的死者报仇雪恨。

血肉横飞的世界目前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此时此刻他那高超的话语对我们正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力量。同时，不论在今天还是在将来，他的话都能给人们以很大的教益。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解放者合作社”那些英勇无畏的无产

者们，他们不顾一切风险，勇敢地主动承担了本书的出版工作。

饶勒斯的朋友们将会满意地看到，这第一部研究这位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不朽捍卫者的书所以能问世，完全是由于一个工人合作社热心努力的结果，而对于这种合作社，饶勒斯在其光荣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

沙尔·拉波波尔

1915年“五一节”，巴黎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信

饶勒斯的这封信有几处对于研究他的生平很有用。此信是他在1901年8月26日从阿尔托附近的贝苏来寄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是他关于埃米尔·左拉的小说《劳动》的一篇讲稿，该讲稿是由我在我的朋友卡西米尔博士创办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丛书》上发表的。

这封信还谈到了他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中的《国民公会》那一卷和我在1901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皮埃尔·拉甫罗夫的哲学》以及我于那一年在居斯达夫·卢阿纳主办的《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沙·拉·

亲爱的朋友：

需要改动的地方，完全拜托你了。我原来以为不必要再作任何改动，所以没有把校样留下来。不过你的法文文笔很好，完全可以作一些小的、有益的改动。

我有一种怪癖：不愿意再看过去的东西。

请不要过分责备我。你想想我每天琐事繁多，忙碌不堪，此外，还要写《国民公会》，这样大的题目，如果草率从事，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黑。告诉你，我同你的友情是牢固的，真挚的；你喜爱我，并有着崇高的理由，我对此深为感动。如果你在8月28日，星期三，五点钟到《小共和国报》来，我将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刚刚到巴黎两天。假期当中我没有收到《社会主义评论》。离开巴黎时

我想带上一份，看看你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你的拉甫罗夫很有意思，很重要。

忠于你的

饶勒斯

8月26日，星期一

第三版序言

本书于1916年问世以后，前两版在几个月内便销售一空，这次出第三版没有改动。

这一本关于饶勒斯的书，虽然是我在他死后几乎立刻就写出来的，但现在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删除。本书在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因为我在叙述饶勒斯的生平和思想的时候，总是尽量把自己隐去。我是想对饶勒斯的思想作一全面介绍并阐明其历史意义和完整的统一。

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了解饶勒斯，而不是为了反对他。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和各方面对本书的评价——比如卢阿纳和瓦扬的评价，他们既是饶勒斯的好友又是饶勒斯主义反对者托洛茨基的好友——都说明我这样做是有益的。

没有比了解和真正理解饶勒斯更为艰难了，因为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又很零散，广大读者难以得到。需要经过多年的劳动和无穷尽的研究方可搜集到必要的材料，写成综合性的东西。各方面的人士都对我说，我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此没有理由再更改本书的写作原则。

不过，我本来还想对本书补充下列几章：

一、饶勒斯的思想发展过程

通过对饶勒斯的著作的初步研究，我确信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时期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用一些材料和语录来说明这一点应当是很有意思的。

二、根据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的形势分析饶勒斯的思想

国防问题除外，饶勒斯所遵循的政策同他死后至今在各国相继成立的内阁中占上风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用材料证明这一点在我是十分容易的。仅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饶勒斯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样一种观点：在其它国家没有裁军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先行裁军。他一直认为单方面的裁军经常会引起战争。

此外，还可以根据这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来批评他的民主主义信仰和乐观的改良主义。饶勒斯如果能活着看到这次战争的话，他那向来敏锐的思想定可从中得到不少裨益。

如果把世界战争排除在外去评价民主和改良，那就完全失去了批评的意义。

三、饶勒斯和饶勒斯主义

饶勒斯遇到了卡尔·马克思和蒲鲁东遇到过的情况。蒲鲁东曾经不承认“蒲鲁东派”。马克思在谈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曾说过：“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饶勒斯可能也对他的信徒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饶勒斯主义者。”

我本来还应当对纯粹同生平有关的部分作一些补充。饶勒斯的弟弟——海军中将，巴黎议员——在这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篇幅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这样补充起来，那就显得太长了。所以这些问题只好留待今后有机会时再谈。

沙尔·拉波波尔

1924年10月24日

第一部

饶勒斯的为人

第一章

饶勒斯的一生

让·饶勒斯1859年9月3日生于卡斯特尔，他天赋卓绝，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法国一个风景如画、名叫朗格道克地区的人。这地方多坚硬的石英岩，山脉的走向很有规则，十分整齐，火山岩形成的岗峦气派雄伟。法国南部这个古老的省份，有着漫长而平坦的海滩，海滩向内弯曲，形成“一条很大的内曲线”（埃利塞·勒克律），海滩上面几乎全是罗纳河和塞纹尼的河流从石英岩上冲刷下来的石英沙。海底也很整齐、匀称；同样高度的水下山脉从这里一起伸向贝尔海峡和古罗尼海峡之间的外海。朗格道克海岸的景致十分迷人。

这个地区为法国和人类哺育出了不少热情洋溢、注重实际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基佐、奥古斯特·孔德、拉法耶特、拉贝胡斯、里瓦罗尔、安格尔等等。

几个生育力很强的勤劳的民族在这儿居住过，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他们是：许多人认为是巴斯克人祖先的伊贝尔人、可

能是印欧人后裔的利居尔人以及高卢人。塞尔特人则在历史开始记载他们的事迹的时候，便是朗格道克的主人了。除了这些来自北方的人外，还有一些人是从海上来的，他们是菲力基人和希腊人。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互相通婚的结果使得这里的居民变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勤劳和特别聪明了。

朗格道克的历史极为曲折，充满了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不要忘记，饶勒斯的故乡也是为宣扬自由思想和提出“异端邪说”而牺牲的人的故乡。他们是阿尔比人，瓦尼尼和卡拉斯。

人是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归根结蒂是他那个时代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环境的产物。我们先来简略谈一谈饶勒斯故乡的历史。

和法国的北部如诺曼底不同，饶勒斯故乡的封建制度没有经历什么发展。构成封建社会特点的那种人和土地的巧妙等级关系，在这儿是不存在的。许多小地主的独立性很强，他们独自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当大。在农村，主要是在图卢兹和教会的土地上，虽然还有农奴存在，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那时大部分都取得了人身自由。同样，城市居民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已经出现了一些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一样自由、一样强大的城市。图卢兹、蒙彼利埃、尼姆、贝齐埃尔和纳尔旁当时已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城市虽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还需要前领主的帮助，但它们同这些领主是平起平坐的；如果对方对它们的权利稍有侵犯之意，它们就毫不犹豫地以战争来回敬。纳尔旁的执政官同意大利的城市订立了政治和商业同盟；蒙彼利埃的执政官走得更远，他们用整束的现钞从领主那儿赎回自己的最高权利。在其它城市，如图卢兹和尼姆，人们通过组织得很好的起义，迫使领主放弃在这些城市享有的司法权。图卢兹的执政官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军队，他们把软弱无能的领主撇在一边，强令附近的小豪绅取消妨碍大

城市商业活动的过境税。规模小一点的城市享有的自由表面上要少一些，但他们也迫使领主减少了税赋，并把贡俸和诉讼费固定了下来。几乎在朗格道克全境，刑事案件皆由各城市自己的法庭裁决，案子的受理和罚款的多寡也由他们自己决定。到后来，不愿再受领主虐待的农奴纷纷建起了一个个新的城市，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任何人只要把他家世代为领主耕种的土地交还领主，便肯定会找到工作，享受城市居民的自由权利。

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南方和南方人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有人感到不解，也有人感到忿懑。确实，第三共和中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都是一些南方人。这种情况不是人为的，而是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当代政治的特点是争取实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实现政教分离，可是这场斗争正是从法国南方，特别是从饶勒斯的那个小小的故乡——朗格道克开始的。

南方的教会势力不大，几乎从来没有占过优势。十三世纪以前，南方没有出过一个大神学家。这里的信教热诚较为淡薄。除了几个主教，谁也没有想到为一个宗教问题而去迫害他人。教会的财产和收入常被领主和王侯霸占。教士的特权无人尊重。什一税和教堂被俗人占用，领地被侵占，这种情况后来成为教会讨伐阿尔比人的一个原因。南方对于神学研究没有多少热情，但文学作品却很出色。在欧洲，最先用华丽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细腻的感情，正是法国南方的诗人。但是南方的社会组织没有北方严密。久经沙场的西蒙·德蒙福尔的骑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南方的乌合之众。不过十三世纪那次讨伐阿尔比人的战争却更加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仇恨。十四世纪，图卢兹的执政官建立了闻名全国的“骑士诗歌”学院，但由于构思奇特，执行不了而中途夭折。至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在朗格道克取得了哪些成功，那是大家都

知道的。1540年基督教徒占领了朗格道克的大部和蒙托邦全境。在弗瓦、维瓦雷、弗拉伊、热沃当和阿尔比，他们的人数也很多。因此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南方的宗教斗争连绵不断。互相残杀的事到处都有，混乱不堪。^①

至于瓦尼尼（1619年被处以火刑）和卡拉斯（1762年被车轮碾死），上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了。

饶勒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这种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仍然需要常常为生计奔忙，因而同广大人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让·饶勒斯是海军上将、共和党参议员贡斯当·饶勒斯的亲戚。此人曾做过住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大使，1889年任海军部长（他于1889年去世，早已当上议员的饶勒斯当时已是三十岁）。

饶勒斯身体结实，举止纯朴，他热爱工作，能力很强，很象一个有教养的农民。他自己就常说：“我同老乡一样固执。”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紧密地与大地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实在就是一位天赋不凡的农民。

饶勒斯家境清寒，多亏一位名叫费利克斯·戴尔图尔的恩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的用法文写的哲学论文就是献给他的。

关于这位“恩人”，我们从他的朋友居斯达夫·德里那里知道了一点确切的、很有意思的情况。

居斯达夫·德里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教育部的巡视员。在居斯达夫·德里的笔下，他是这样一个人：

应当说，那个时候，费利克斯·戴尔图尔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招收学员是非常卖劲的。他在各省到处奔走，搜寻成绩优秀和“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其劲头不亚于居潘龙的那些秘密

① 参见阿·莫利尼的出色研究文章。——作者注

使者，这些人曾于四十年代末到各地把年青的教士找到巴黎来进查尔道纳的圣一尼古拉神学院。巡视员费利克斯·戴尔图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卡斯特尔中学的小饶勒斯的……不过，这件事他后来一直感到非常后悔。

因为费利克斯·戴尔图尔是个死硬的反动分子。他是教权主义者，经常带着狂妄的神情给人家行洗礼，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把奥尔良家族的某个成员重新扶上法兰西王位。可是他仍然是我在认识饶勒斯之前所见到的最好一个人。不过既然他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又怎么能理解饶勒斯呢？命运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弄到一起是多么大的嘲弄！

好心的戴尔图尔把小饶勒斯送进圣一巴尔贝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天都把他接出来，对他关怀备至，简直成了他的养子。饶勒斯后来在中学会考中样样名列第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学士考试和教授考试中也都名列前茅，戴尔图尔的高兴心情简直无法形容。^①

饶勒斯的青年时代是在求学中度过的。他在学校里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演说才能，使同学们大为惊异。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在即席发言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古代和现代的名家作品，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饶勒斯在1876年入路易十四中学读书，1878年十九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1年在该校毕业，与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一起通过教授考试。

1881年至1883年，他在阿尔比(塔尔纳)中学任哲学教员，随后去图卢兹大学任讲师，直到1885年。这一年他第一次被选为议

① 1901年里昂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饶勒斯同维维安尼、费鲁和我在一起用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的恩人陪他去参加一次考试时，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其激动的心情简直象是看中了一匹很有希望的赛马一样。——作者注